

兵法谋略丛书

旷世奇谋——姜太公兵法

姜太公兵法



旷世奇谋——姜太公兵法

普颖华 华名良 主编

京新登字 090 号

兵法谋略丛书
旷世奇谋——姜太公兵法
普颖华 华名良主编

中国物资出版社

(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5 号)

河北省秦皇岛市卢龙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.875 字数 127 千字

1994 年 12 月第一版 1994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7-5047-1013-X/G·0247

印数 1—5,000

定价:5.00 元(全套 6 本:30.00 元)

目 录

文韬	(1)
武韬	(41)
龙韬	(58)
虎韬	(100)
豹韬	(135)
犬韬	(156)

文 韬

文 师

[原文]

文王将田，史编布卜曰：“田于渭阳，将大得焉。非龙、非螭、非虎、非羆，兆得公侯，天遗汝师，以之佐昌，施及三王。”

文王曰：“兆致是乎？”

史编曰：“编之太祖史畴为舜占，得皋陶，兆比于此。”

文王乃斋三日，乘田车，驾田马，田于渭阳，卒见太公，坐茅以渔。

文王劳而问之，曰：“子乐渔耶？”

文公曰：“臣闻君子乐得其志，小人乐得其卒，今吾渔甚有似也，殆非乐之也。”

文王曰：“何谓其有似也？”

太公曰：“钓有三权：禄等以权；死等以权；官等以权。夫钓以求得也，其情深，可以观大矣。”

文王曰：“愿闻其情！”

太公曰：“源深而水流，水流而鱼生之，情也；根深而木长，木长而实生之，情也；君子情同而亲合，亲合而事生之，情也。言语应对者，情之饰也；言至情者，事之极也。今臣言至情不讳，君其恶之乎？”

文王曰：“惟仁人能受正谏，不恶至情。何为其然？”

太公曰：“缙微饵明，小鱼食之；缙调饵香，中鱼食之；缙隆饵丰，大鱼食之；夫鱼食其饵，乃牵于缙；人食其禄，仍服于君。故以饵取鱼，鱼可杀，以禄取人，人可竭；以家取国，国可拔；以国取天下，天下可毕。

呜呼！曼曼绵绵，其聚必散；嘿嘿昧昧，其光必远。微哉！圣人之德，诱乎独见。乐哉！圣人之虑，各归其次，而树斂焉。”

文王曰：“立斂若何而天下归之？”

太公曰：“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之天下也。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；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。天有时，地有财，能与人共之者，仁也，仁之所在，天下归之。免人之死，解人之难，救人之患，济人之急者，德也，德之所在，天下归之。与人同忧同乐，同好同恶者，义也，义之所在，天下赴之。凡人恶死而乐生，好德而归利，能生利者，道也，道之所在，天下归之。”

文王再拜曰：“允哉，敢不受天之诏命乎！”乃载与

俱归，立为师。

〔译文〕

周文王要去打猎，命史编占卜，史编占卜凶吉之后说：“在渭水北岸打猎，将有巨大收获。所获不是龙、不是螭、不是虎、也不羆，而是得到有公侯之才的人，他是上天赐给你的老师，用他辅佐王室大业，国家就会昌盛，而且还有利于你的后代。”

文王问：“占卜的预兆真这样吗？”

史编说：“我的太祖父史畴曾为舜帝占卜，舜帝得到了皋陶，眼下与那时的预兆很相似。”

于是，文王就斋戒了三天，然后，乘猎车、驾马，到渭水北岸围猎，终于见到了太公正坐在长满茅草的岸边钓鱼。”

文王见太公姜尚在河边钓鱼，便上前问他：“你喜欢钓鱼吗？”太公回答：“君子无不乐于实现自己的抱负，常人喜欢自己所做的工作能够成功。现在我在钓鱼，其道理与其相同。”

文王说：“为什么说这和钓鱼是一种的道理呢？”

太公说：“比如把‘钓’用在人事方面，就包含有三种权衡在手：掌握俸禄厚薄之权，就可收买人才，使之尽其所能；掌握旌赏死事者之权，就可招揽勇士，使之万死不辞；掌握官位授予之权，就可让臣僚重视官位，使之尽其职守。钓贤和钓鱼一样，都是为了求有所得。所以，钓鱼的意义甚为深远，这个道理弄通了，便可通晓天下之大理。”

文王说：“我愿意认真听你说明这个道理。”

太公说：“水的泉源愈深则水流愈畅，水流愈畅则鱼愈易生存，这是鱼之所以多在深水处生存的道理。树木的根愈深则

枝叶愈茂，枝叶愈茂则果实愈生其上，这是果实生长的道理。君子相处同此理，若志同道合，情意相投，则能互相亲合，亲合，则事业成，这是事业成功的道理。一般的言语应对，是一种表面现象，如果能说出真情实话，那可是至情直言。今天，我对你讲的都是肺腑之语，直言不讳，你听了不会怪罪于我吧？”

文王说：“凡是有仁德的人都能接受正直的劝谏，不至厌恶肺腑忠言，你为什么要有这种看法呢？”

太公说：‘细小的钩和小鱼饵就可以钓到小鱼，适当的钩和适当的鱼饵，就会钓到中鱼，要钓到大鱼，就要用粗的钩和大的鱼饵。鱼若吃了鱼饵，就会被钩勾挂住贪吃的嘴。人若食国家之禄，就必须服从于君王。所以以钩钓鱼，鱼可以杀了吃。以爵禄用人，人可以为你所用。以家为基础，你就可以取国，以国为基础，你就可以得天下，天下都会被你所征服。’

太公喟然叹道：“许多事情外表看上去似乎堂而皇之，但常是虚有其表。如果你不得人心，周围再多人最后也要离你而去。反之，有的人表面看上去平淡无奇，不声不响地去实行自己的主张，其影响却很久远。这是多么微妙啊！圣人的仁德，常常是施于人而不被人所见。这是一种乐事！圣人所考虑的事，总是遵循万物和人性的本原和顺序加以诱导，并以此为准则制定收揽人心的方法。”

文王又问：“照你这么说来，应制定什么样的收揽人心的方法，才能使天下归顺呢？”

太公答道：“天下并非一人之天下，而是天下所有人共有的。你若能与天下人共享其乐，则可得天下；你若想独霸天下独得其利，你就要失去天下。天有岁时之变，地有货财之聚，能

和天下人共享共乐者，可称得上仁；仁所及之处，天下人必然归顺。与天下人共忧患，同欢乐，同好恶，可称得上义；义所及之处，必天下人心所向。凡人莫不恶死而乐生，因而救人于死亡，解人于危难，可称得上德。德所及之处，才称得上王道。王道所及之处必是乐土，天下人必归顺。”

于是，文王再次拜谢了太公，并说：“先生说得太好了，我怎么敢不接受上天的诏命呢？”文王便与太公一同乘坐打猎的车回城，并拜太公为师。

〔解析〕

本篇，主要讨论君王治国治军一定要从长计议。行“仁、义、德、道”，而使天下归心。归心论使天下人心所向的道理。是以战略高度研究治国治军之术。因此是“取天下”的根本韬略。

“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人之天下也。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，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。天有时，地有财，能与人共之者仁也。仁之所在，天下归之。与人同忧同乐，同好同恶，义也。义之所在，天下赴之。凡人恶死而乐生，好德而归利，能生利者道也，道之所在，天下归之”。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，是天下人的天下。你若能与天下人同享其利，则可以得天下。你若独自专擅天下之利，则将失去天下。天有岁时，地有货财，两者能与天下共之者谓之仁。仁之所在，天下之人自必归之。与天下之人同其欢乐，同其忧虑，同其所好，同其所恶，谓之义。义之所在，天下之人自必趋之。凡人莫不恶死而乐生，向仁德而趋有利。能使人民生利者为有道之君。道之所在，天下之人自必归向来附。要想取天下，必须行“仁、义、德、道。”

“钓有四得”是“以饵取鱼，鱼可杀，以禄取人，人可竭。以家取国，国可拔。以国取天下，天下可毕。”意即：以饵取鱼，鱼可杀而食之。以家为基础而取国，则国可取而有之。以国为基础而取天下，则天下尽得而服之。

姜太公以钓鱼为喻，解说国君必须有人才，才能治国、平天下。而要聘得人才，就如同用香饵钓鱼一样。鱼饵不同，钓丝不同，所钓上来的鱼是不同的。

盈 虚

[原文]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天下熙熙，一盈一虚，一治一乱，所以然者，何也？其君贤不肖不等乎，其天时变化自然乎？”

太公曰：“君不肖，则国危而民乱；君贤圣，则国安而民治，祸福在君不在天时。”

文王曰：“古之贤君可得闻乎？”

太公曰：“昔者帝尧之王天下也，上世所谓贤君也。”

文王曰：“其治如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帝尧王天下之时，金银珠玉不饰，锦绣文绮不衣，奇怪珍异不视，玩好之器不宝，淫佚之乐不听，宫垣屋室不垂，薨、楠、椽、楹不斫，茅茨偏庭不剪，鹿裘御寒，布衣掩形，粝粱之饭，藜藿之羹，不以役作之故，害民耕绩之时，削心约志，从事乎无为。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；廉洁爱人者厚其禄。民有孝慈者爱敬之；尽力农桑者慰勉之。旌别淑慝，表其门闾，平心正节，以法度禁邪伪。所憎者，有功必赏；所爱者，有罪必罚。存善天下鰥、寡、孤、独，赈赡祸亡之家。其自奉也

甚薄，其赋役也甚寡，故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。百姓戴其君如日月，亲其君如父母。”

文王曰：“大哉！贤君之德也！”

[译文]

文王问姜太公：“天下这般大，有时兴盛，有时衰败，有时富裕，有时贫困，有时安定，有时乱邦，这究竟是出于何故？是出于君王圣贤或是昏庸，还是因为天时等自然变化所致？”

太公回答说：“若君王不贤，国家就有危险，人民就会动乱；若君王贤明，国家就会安定，人民就会顺治。因此说，国家的祸福与否，在于君王的治国之道，这与天时等毫无关系。”

文王说：“他是怎样治理国家的？”

太公说：“尧帝统治天下之时，不用金银珠宝装饰，不穿锦绣华丽的衣服，不观赏不收藏供玩赏的宝物，不听淫靡的音乐，不粉饰宫廷墙垣，不雕饰薨、桷、椽、楹，不修剪庭院茅草，以鹿皮御寒，以布衣遮体，粗粮为饭，野菜为汤，不因为征调役夫而影响农民耕作而误了农时。约束自己约束行为，从事无为而治。官吏中凡厚正克己奉法的就升迁其爵位；廉洁爱民的就增加其奉禄。对孝慈的百姓，加以敬重；对尽力从事耕种的百姓，加以慰勉。区别善恶良莠，表彰良善人家，提倡公正节操，以法制禁止奸邪虚伪。对于自己厌恶的人，有功必赏；对自己喜爱的人，有罪必罚。赡养鳏、寡、孤独，救济祸患伤亡的人家。尧帝自己要求的很少，赋税、劳役也很轻薄，所以天下百姓富足安乐而没有饥寒之色。当时百姓爱戴他，象景仰日月一样；亲近他，象亲近父母一般。”

文王说：“伟大呀！贤明君主的德行！”

[解析]

本篇从万物盈虚变化之理，论天下盈虚治乱。认为“天下熙熙，一盈一虚，一治一乱”，原因是“君不肖，则国危而民乱。君贤圣，则国安而民治。祸福在君，不在天时。”天下之大，形形色色，有盛有衰，有治有乱。君主不贤，国家就危殆而人民纷乱。君主贤明，国家就安宁而人民有序。国家的祸福在于君主的贤明与否，与天时和气运变化无关。

国 务

[原文]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愿闻为国之大务，欲使主尊人安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爱民而已！”

文王曰：“爱民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利而无害，成而无败，生而无杀，与而无夺，乐而无苦，喜而无怒。”

文王曰：“取请释其故！”

太公曰：“民不失务则利之；农不失时则成之；省刑罚则生之；薄赋敛则与之；俭宫室台榭则乐之；吏清不苛扰则喜之。民失其务则害之；农失其时则败之；无罪而罚则杀之；重赋敛则夺之；多营宫室台榭以疲民力则苦之；吏苛扰则怒之。”

故善为国者，取民如父母之爱子，如兄之爱弟，见其饥寒则为之忧，见其劳苦则为之悲，赏罚如加于身，赋敛如取己物。此爱民之道也。”

[译文]

文王问太公：“我想听听治国的道理，君王应怎样做，才能

受百姓的爱戴与尊敬，才能使人民生活得幸福？”

太公说：“治理一个国家，最重要的是要爱民。”

文王问：“怎样做才算爱民呢？”

太公说：“不要去损害人民的利益；要帮助人民成就自己的事业；要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，不可滥杀无辜；已经赐给人民的东西不要去占有；要努力命名人民安居乐业免其蒙受痛苦；要让人民心情舒畅，不要去激其怨怒。”

文王说：“请你解释一下其中的内容。”

太公说：“要给人民以工作，人民就得到利益；不要耽误农民耕耘与收获的时间，以成就农民的收成；不要滥杀无辜，就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；薄收税赋，就是赐给人民好处；俭修官舍，为人民省财省力，人民就高兴；为官清正廉洁，不苛刻扰民，就会使人民欢乐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使人民失去就业，就是损害了人民的利益；如果耽误了农民的耕作时间，就是使农民失去收获；如果妄加惩罚良民，就是杀害人民；如果重收税赋，就是掠夺人民的财产；如果过多地营建华丽的官舍，就会增加人民的负担，给人民带来痛苦；如果为官庸碌，贪污苛民，就会激怒人民。”

“所以说，善于治理国家的君王，治国理民，就如同父母爱护子女，兄长爱护弟妹一样，为他们的饥寒而担忧，为他们的劳苦而哀伤。对加在人民身上的赏罚，就象加在自己身上一样，向人民征收税赋，就象夺走自己的财物一样。所有这些，都是爱民的重要道理。”

[解析]

本篇论述了治国之要道。认为为国之务(治国之要道)关键是爱民。爱民方法是：“利而勿害，成而勿败，生而勿杀，与而勿夺，乐而勿苦，喜而勿怒。”要使百姓获得利益，勿加以损害。助成其工作，勿加以破坏。给予以生存之机，勿加以杀害。多赐与百姓，勿加以侵夺。使百姓安居乐业，勿加以困苦。使百姓喜悦，勿使其犯怒。“民不失务则利之。农不失时则成之。薄赋敛则与之。俭宫室台榭则乐之。俭宫室台榭则乐之。吏清不苛扰则喜之。……故善为国者，驭民如父母之爱子。如兄之爱弟。见其饥寒则为之忧。见其劳苦则为之悲。赏罚如加诸身。赋敛如取于己。”

大 礼

〔原文〕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君臣之礼如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为上惟临，为下惟沉、临而无远，沉而无隐。为上惟周，为下惟定。周则天也，定则地也。或天或地，大礼乃成。”

文王曰：“主位如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安徐而静，柔节先定，善与而不争，虚心平志，待物以正。”

文王曰：“主听如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勿妄而许，勿逆而拒。许之则失守，拒之则闭塞。高山仰止，不可极也；深渊度之，不可测也。神明之德，正静其极。”

文王曰：“主明如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目贵明，耳贵聪，心贵智。以天下之目视，则无不见也；以天下之耳听，则无不闻也；以天下之心虑，则无不知也。辐辏并进，则明不蔽矣。”

〔译文〕

文王问太公：“君臣之间的礼法要怎样划分呢？”